

非々

202/42

戀愛信的作法



美國藍麥根著
戀愛信的作法
徐培仁譯

獨流社出版
三民公司發行
1930

目 錄

1. 引言.....1
2. 良好的友誼.....7
3. 堅決的柔情.....33
4. 訂約.....71
5. 結婚.....93

引 言

如果我要拿這本書的題目用簡單的話解釋起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溫弗萊斯珂文勃蘭忒在他的『馬禮之智慧』一本書裏說道：

倘使你要戰勝愛情，就請你宣佈吧。她將從你的口中曉喻真情。

你有誘惑的手段，有高度的熱情，向女書雄能勝利。

寫情書嗎？你用喪沮的筆蘸滯復蘸滯，而她

却沒有注意到呢！

你會冒險寫過一封情書，而你的熱烈的心腸依舊覺得安當嗎？

決不，你聽忠告罷；雖然情人離開很遠，但在你所寫下的話中卻包含着懼怕，和意外。

當我們說話恍惚的時候，痛苦便要在奇巧的筆端上呈露了。

『當我們能夠互相談話的時候，為什麼還要互相通信呢？』卡薩奴夫問菲魯妮卡道，那時他正接到她的一封要和他私通的信。『因為一個人寫信終要比談話來得放心些的緣故啊。』『在政治上，在職業上，固然那樣最好，』卡薩奴夫道，『然而在戀愛上，嬌麗的菲魯妮卡，那是兩樣的呢。這小小的愛情貢獻了無上的權威。祇

有情感，無須信札，也無須俗證。』

情書中不可夾進普通的話，最好將此排在末後。如果一个怕羞的鄉下少年能得到他的戀愛的最大的愉快，他便能戰勝他的懦弱了。他更會說起他的美麗的愛人的容儀，接吻與擁抱均不能像通信來得使人滿足。

信札要比言語來得能持久些。但情書中不可說不能公開的事情，因為這是不穩妥的。一个男子可帶一个女子到角隅裏，對她說他怎樣的愛她，旋又怎樣的忘記了她。我不相信這種舉動是對的，除非這個女子祇值得一日之愛，到明天便可被拋棄。誰的心中似乎都保留着戀愛的事務是永遠持久的。然而這裏面難免沒有懷疑。於是『我要永遠的愛你，』這句語竟和『我十二分的愛你』一樣了。如果你心中雖然有了外遇，可是你絕對不會忘記她的，那麼你就可以這樣寫：

『我要永遠的愛你，』這句話雖說在一九一七年，彷彿是與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七年仍舊有莫大之關係，這與『我要和你結婚』的意思絲毫沒有兩樣。這種口氣或許是一時的衝動，到後來要懺悔。總之，寫信所費的時間並不多於談話，然而這種效力卻更重大了。

在情書的末後寫着『閱後即毀，』這是種令人發噤的事。受信者（她或他）是不歡喜照這吩咐去實行的，除非處在一種危險的境地。那樣看來，這警告是可不必的了。

在寄一封信以前，最好審量一下，受信人在房裏讀的時候有否不便之處。如果被受信者的朋友看了，發信者會不會給人家嘲笑？凡是發出一封情書，彷彿難瞞許多人之目。許多年輕的少女沒有知心的朋友，因為知心的朋友常有拆信的特權。因此大半的情書都公開於少女的母親

之前，她們可以互相談論。有的青年人很信任他們的父親，但多數還是相信同學，很少的人審察到情書不宜在大衆前洩露。因爲這種緣故，一般少女寫給她的尚未答應娶她的男子時，她不敢照優美的格式，她祇用一種隨便的話來說說罷了。不過我想受這種風俗的拘束是不尊敬的。祇要寫得在能大衆面前說起來不致於難爲情也就好了。執有大權的維多利亞皇后，他的祕密私談也曾被人談論呢。

西妮卡（譯者註：Seneca 是羅馬的薄情主義者。）說，『若照規則寫情書，方法是很多的，惟有簡短的有効的是好例。』我照高貴的羅馬人的指示，將幾封信的樣子再加上緊要的註解，一一錄下來。我還許多信是創作：舊式的『書信作家』到現在已經不適合的了。

良好的友誼

讓我們假定一個旅行的商人碰到了一位少女，而她對於他發生了情感的事來讀一讀吧。他不能常有機會唔見她，所以便逼得他要寫信了。這是他的第一封信：

我親愛的芳蒂小姐：

當我說我們互相通信的時候，你有點託辭躲避呢。雖然我很鄭重地表示我的情感，我希望你能了解我。你微笑地諷示我在各個城裏寫信

給許多女子，這不是全然見真的啊。實則我除了家信以外，現在我並未寫信給任何女人過。

你自然明白，我的歡喜見你，和你跳舞，要比在無聲無色的紙上和你書信往來更有趣呢。然而話雖這樣說，你的惹人可愛的姿態依舊活現在紙上啊。雖然我不能常住葛里哥，但我仍能追念到你的榮華的跳舞，與你奏樂時生動的，婉轉的清音——好像親眼看見你一樣的溫和，優美，和秀麗。

這是個美麗的小鎮，可是我有偏愛葛里哥之癖。我深悉在你那邊沒有人能跳舞跳得像你一樣好了。我要去細心調查一下呢。我非常的憊倦經過一天勞苦的工作；但我很欣慰的信任這工作是成功的。

我正在默算你待我的誠意。如果你願意立刻覆我信的，你可寫信到印地挪，斯批林萊旅館

來。否則，請作一書寄到我的家裏去，也可以收到的。或許我覺得你的信能在斯批林萊地方和我相會哩。我總這樣的想着。

施克立潑夫婦處乞代爲問安。我很感謝他倆將你介紹給我。

你的誠摯者，湯姆司惠利司。

一九二八，二，七寄自美國密雪根格里普旅館。

或許芳蒂小姐對於惠利司先生並未發生何種情感。看她的回信依舊是有禮儀的：

我親愛的惠利司先生：（此係西人口氣，實則惠利司先生五字已足。譯者。）

我已把我的理由考量過了，我不能和你通信。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寫信給我，無禮的強

迫我回你的信。我敬仰你對於我所發生的情感，可是我很惋惜事實上我極像個負心人。

你的極誠摯者，克萊梅丁芳蒂。

一九二八，二，九發自密雪根
葛里哥。

當他重回到她的城裏時，她似乎仍希望惠利司先生來邀請她，但是不願在那時互相交換信件。她又寄出這樣的一封信：

我親愛的惠利司先生：

實則我並不懷疑你的誠摯，除你以外，無論誰都不能給我比你更愉快的情感了。然而我不以爲吾們受了施克立潑的介紹，忽忽便欲結爲良伴，即急於互相通信。請不要再寫信給我。不仍過要舊前和一樣的有信心，待你來葛里哥之

後，我隨時都歡喜來會你的啊。

如果你的各事順利，施克立潑先生會告訴我的。我很欣慰你的事務安定獲益，可惜你有時在一日工作以後跳舞得太憊勞呢。

你的誠摯者，克萊梅丁芳蒂。

一九二八，二，九發自密雪根
葛里哥。

惠利司先生接到這張短簡以後，或許想再與她通信，惟第二封信即使沒有回音，他亦不致生氣了。照我們寫情書的規則，第一便是不可紊亂，我們估量克萊梅丁小姐是多友誼少形式的女子。例如有許多地方省了地位，除去麻煩的重覆，刪下上面的日期和地址等。現代的信札，無論如何，日期必需常常仔細開明的。最祕密的私信切不能夾雜混亂，惟發信者之地址倒可刪去。

至於有格式信箋倒不是全然是情書的要素，雖說有許多種類不同的信都採用它。謹慎的人深悉——署名與其一切——在打字機上寫情書的方法。每部打字機都有一種特點，我們可步趨這機器的特點能打下一封完美的信。戀愛的書信必須用黑墨水，或者藍黑色墨水纔好，漂亮的人常用白紙寫信的，雖則有時呈現出很淡薄的色彩也所不忌。這兒是芳蒂小姐的覆信：

我親愛的惠利司先生：

我很高興你未曾忘記了我呢。可是我沒有熱誠鄭重地承受你的要求。正如你對人說，除了你一家人以外，作個卓絕超衆的女子自然是種極尊貴事事情。然而現在你已破壞了你的誓約，我估量你能在葛里哥找到許多比我更佳的女子陪你跳舞。我深悉你拿我的跳舞來開玩笑。她們

到百老匯一兩年就能學成功了。呵，無論如何，你自己總能跳得很好吧。

老實告訴你，我不全信跳舞跳得好，和寫情書寫得惹人愛，是有連帶的關係的。你寫信寫得十分的好，我忖度你終未曾與別個小姐練習過吧。原宥我，因為你自己說你『現在』並不寫信給任何女人啊。是的，我想我的和藹正如我的清華。照這種情形看來，你以為我畢竟應該寫信給你的嗎？

施克立潑夫婦和阿泰都好。阿泰是個可愛的孩子。與孩子玩弄，在葛里哥可算為高尚的娛樂了。啊，自然還有跳舞呢！

你的誠摯者，克萊梅丁芳蒂。

克萊梅丁在前封信裏所說的話有些帶開玩笑。顯然她對湯姆司惠利司發生情感了。他呢，

更希望領受這個稱號了。他寫給她的信這樣說：

親愛的芳蒂小姐：

或許這是美妙的音樂，或許這是你特殊的天才，然而你自然曉得新百老匯的步法的。不，我弄錯了，我估量這是種活潑的步法呢。你能站在無線電傍傾聽音樂，可是你不能看見腳步。我猜你不久終會承認我的話吧。在這幾天內誰也都覺得奇異。譬如說到葛里哥來看你一事而言，已經夠人奇了。葛里哥自身並無何種錯誤。這依舊是個美麗繁盛的市鎮。

不，你的和藹並不及你的清華。我實在不希望這種短期的友誼。可是我很歡喜在斯批林萊接到你的小信中的另外的說話。請你寫信到我家裏來，我的地址是紐約濟羅米路六五四三號。我在家中有兩個月的勾留。如今重回故鄉，賞鑑

這明亮的燈光是多麼的快慰啊，可是我卻有同樣的惋惜我此刻不能在葛里哥呢。

不要告訴我說玩弄施克立潑的孩子是種娛樂的事情了。我想這是現代貴族的婦人所講的謊話呵。你在此地和我開玩笑了，因為我從未寫信給女人過。我深信你很有許多談諧的事情的。沒有什麼事情能比將家眷帶到小鎮裏更好的了——我的意思說在一種適當的期內。我忖度我正想着施克立潑夫婦。我希望他能給我們良好的效果——啊啊——我此刻要改寫商業上的信札了。你可以看出我寫信給女子是沒有多大的經驗的了。也許你能幫助我改良我的方針。這與我實有莫大的補益咧。

你的誠摯者，湯姆司惠利司。

惠利司先生自然切望和芳蒂小姐親近的。

可是她早已承認他愛她的理由全是爲美麗了。她終口口聲聲讚美葛里哥。若是有個少婦說句嫌棄市鎮的話，他就會感到哀傷，好像被外界的人侮慢一般。克萊梅丁兩禮拜後作了封回信：

我親愛的惠利司先生：

我明白你要改良你自己寫給女子的信札。這不是像在狗身上欲開玩笑嗎？自然，如果我有力量的話，我是肯來幫助你的。雖說並非全然在稱讚我。我想被人稱爲美麗確是一件好事。每個女子都情願聽的，甚至於耳朵不靈，眼光的方向不準的女子也是這樣。我估量你不要我教你怎樣去幹，祇不過給你一個機會，放在我身上練習練習就是啦。

比如說我們描寫阿泰施克立潑。他是個怎樣可愛的孩子，而且剛能開步走呢。這真是一個

孩子最好玩的時代。關於孩子們的問題我並不十分明白。可是如果我們要通信，我們應有談話的題目。我想我總須在孩子身上仔細研究一下，然後再來報告你。

你的棧房中的事務進行得很順利。我相信下次你來葛里哥的時候便會心滿意足呢。倘若有人帶了同樣的，便宜的貨色樣本來，施克立潑和我會計劃擴充我們的生意的。我們應在顧客前懂得經濟術啊！

我妒你歡喜『大白路。』（Great White Way）我希望你不要多流連了。

你的誠摯者，克萊梅丁芳蒂。

親密的信札是用問答的格式，像會話一樣來寫的。或許你可用土話對受信者閒談，可是仍須傾向於形式的。而且信中的文法比談話時來得要緊。在談話中是容易忘記先行名詞的。有時

那詞句的主詞雖係複數，而動詞竟變成單數了。寫一封信，是絲毫不能差誤的，如果必要的時候那麼應該重寫過。但過於苦心的修辭學照目下的眼光看來，也在淘汰之列。信札似乎應該出自內心，卻不可矯揉造作。並且，對於稱呼一節是發信者品格的表現。所以有少數人利用信札簡略了他的名字。這種暗示。是例外的格式。因此惠利司先生的信便簡略了他的名字：

親愛的芳蒂小姐：

當我說與女子通信要改良方法的時候，我想你一定很明白我的意思的。這不過說說笑話罷了。如果我所說的有點不動聽，那麼請你原諒我。我不知道怎樣去阿諛巴結人家，但是我可確實告訴你，你的耳官靈敏，你的眼光準確，這使我腦海中永遠不會再忘。我深信我要恢復我的

記憶，更要研究你的秋波中切實的美辭。

我回憶到你有一個美麗的名字。克萊梅丁——古詩中有個礦夫，他年紀四十歲了，他的女兒的名字便是叫作克萊梅丁。但是你不要以為因你的名字使我想起這首談諧的詩。實則我是想讀一讀溫康斯，高施忒，或是別人的詩呢。我想這於我頗有裨益。

然而在未開始讀以前，我要給你一種咒詛。你為何這樣長遠不回信給我？我正欲寄一封談諧的情書給你，或者賴你在我的膝下把你打一頓——像這類可怕的事情呢。你馬上應該回覆我，是的，要馬上回覆我。你使我的心酸了。我明白的啊，你這心腸易變的婦人！

那些短小的，狹肩膀的，漂亮的莽夫已經夠零應用了，我為什麼還要留意這批紐約棧房中的商家和他們貨物的樣本呢？不，我並不以為全

體的人都會帶你私逃——祇有一個。我曉得我不是個配得上和你跳舞的主顧。葛里哥地方有許多莽夫永遠的住足着。啊，這些幸運的惡狗呀！

至於說到大白路呢，除在中午積滿了壓迫者和拉繩者以外，怕不見有別的東西。事實上是因為我剛才進洋行的緣故。我想這是使我難當的苦工啊。我每天全日半夜墮入這圈套中。我不相信我再有跳舞的機會了，除非我再走到這路上去。不過那還不是困難的事情。在嘎特（譯者註 Gotham 是英國之村莊，其居民以放蕩著名。）這地方沒有一個女子的跳舞能比得上葛里哥的小姑娘跳得一樣好。她也會寫情書，但是她的覆信很慢。我不能斷定我要把你打一頓，可是如果你不立刻回音，這是必須實行的呢。魔王逃了，蕙勃舜河邊之月是何等的美麗啊。

不，你無需談及阿泰。將你自己和那些同

你跳舞的人來告訴我吧。

你的極誠摯者，湯姆惠利司。

這一次克萊梅等了三禮拜纔得到回信。當時她很奇怪湯姆的心志。凡是旅行的人都是顯然心地易變的。可是湯姆是個高尚的青年：他另外並不會加入別的團體。而且他還有極堅固的毅力。雖說他曾寫過四封情書。祇有四封嗎？一個旅行的商家祇有四位姑娘嗎？無論如何，她的信是這樣的寫着：

親愛的惠利司先生：

你不是從早到晚都墮入在女人的圈套中嗎？你就是不寫信給她們，好像自己也夠被紐約的女人包圍牢了。可是現代的婦女不十分留意到神秘的事情的啊。寡婦們在近世紀很是豔麗動

人，我想你定必站在目空一世的愛情的舞台上。你的來信說得不大清楚，但你儘可詳述你前所未詳述的事情，一個買女人內衣的人不怕任何爲難的啊。

我很與你同意，你認識我不久就來給我咒詛呢。我請你先打馬土撒拉（譯者註：Methuselah 是族長之一，傳說曾享壽九百六十九年。）吧。我或者會知道你的狡猾的政策。如果你是非常的乖巧，而阿泰非常的頑皮，那麼，也許施克立潑夫人會讓你打她的孩子。可是她從未讓她的丈夫幹過這種事，所以我很有點爲你着急，恐怕你要失去這寶貴的機會。阿泰的確可愛。我早已這樣稱贊過了。自然，我和他還不是常常見面。被工頭的家中邀請是最榮耀的事情，我們可憐的女工並非天天能得此幸福的。然而我每禮拜總還可以去，因此我能繼續寫信告你。

不要爲了讀詩歌而傷害你的貴體。等你老年時代，你的曾孫去睡以後，你可有長時間坐在火爐旁誦讀呢。哈哈，這使我想得要打呵欠了。你曾讀過『蕙希密娜（譯者註：Wilhemina 是牛芬蘭之皇后。）之警醒』嗎？我相信你未曾讀過，因爲你的心志已被你切愛的女人所劫奪了。這裏的讀書社正在閉會時期，所以流通圖書館裏不能進去了。你知道我懷疑你的談諧甚於你自己所承認的嗎？紐約畢竟不是葛里哥啊。我明白的，因爲我是去過的，施克立潑也常在那邊買內衣，這實在太像樣了。

我要將阿泰的事更多來告訴你。我已等待三禮拜，我希望能寄給你關於他及他的乳母的消息。可是他老是長着，玩着，吃着，睡着。這種討厭正如我妒怨他的母親一樣。

你的誠摯者，克萊梅丁芳蒂。

這種帶開玩笑的意思是很明白的，然情人常有時竟起誤會。克萊梅並不用明顯的話說出她如何對於湯姆惠利司發生深的情感，不過在她的信的特徵上已經毫無疑惑的默承了。這兒是他的回信：

親愛的芳蒂小姐：

這應該讀爲『親愛的克萊梅丁』，我極歡喜那個名字，但你或許會不高興吧。我總想在此地四五個禮拜等你回信的，可是到那時我已在葛里哥了。如果你是怕被打的，那麼，我怎麼能來責罰你呢？沒有一句話談到跳舞，沒有一句話在你的美麗的雙目中表現出暗示嗎？譬如說我和你講些棧房中製造出來的超等的貨色，你歡喜不歡喜呢？

我正開始想着阿泰是個小鬼。正是那樣！老是這樣寫着：小鬼如何學習走路，如何開始說『啞，啞，』來替代說及你自己和葛里哥棧房中牧牛童的事情——這是不行的，絕對不行的。我很曉得內衣公司的經理芳蒂小姐就是美麗的克萊梅丁的別號。

你的和藹確實不及你的可愛。凡是好看的女子都是殘忍的。至於你呢，越發盡力去表現這特性了。倘若城中沒有什麼事情，你有許多寫信給我的時候呢。我在未接到你的回信以前，又寄給你一封。啊，這是怎樣的一封叱責的信呀！

你要常常寫信給我——那確是很要緊的事。至於阿泰尙未能學習說話，或者尙未出一對牙齒，這些事情，我是用不到你為原該的。

我現在寄給你一本『蕙希密娜之驚醒』。那些雜務夠得我忙，使我無暇去讀了。關於溫康

斯的詩我已略讀了一遍。我莫非中了寒熱病嗎？不，實則是因為你太忍心了——太美麗了。你簡直應該立刻就回答我。我下禮拜要離開尹利安司。但我不寫出旅館中登記的號數。這是不容易找的，而且我要數算你寄給我一共有多少信呢。

你的極誠摯者，湯姆惠利司。

我很擔憂，我們要讓湯姆與克萊梅在這尋常的情形之下去結婚。他們的感情的速度增加得非常之快，雖則他們祇交談過一次。一禮拜後，克萊梅寫回信道：

我親愛的惠利司先生：

你是流連在途上了，我估量你應該留下一席倉猝的談話。我要謝謝你思想穎敏寄本『蕙希密娜之驚醒』給我。雖說這是你的施行誘惑

的一種，或許這便是你說我是內衣公司的經理的意思，稱贊所有的女主客是娉婷的，這不是你的常有的職務嗎？你倒有很好的見解呢。我的意思是說你歡喜饒舌，不是笑你墮入女人圈套中啊。

我要告訴施立克潑夫婦你說阿泰是個小鬼。看你那時怎麼樣去躲避他們？你可挾你的伴侶經過街上。但你或許找不到施登絲小姐一樣優美的舞侶，她並且還很好看呢。無論如何，她在幾年以前終還好看的。或者我要將『蕙希密娜』寄給她預備你的來臨。快樂些吧！我不再講阿泰了。不過你來的時候，對於孩子總該和氣點。那意思說，如果施克立潑請你再到他家裏去的話。

我真忍心的嗎？那麼讓我再去練習練習吧。或許我還要加入籃球隊，增長我的強而有力的肌肉。於是讓紐約的鼓手去宣傳關於我被打的

事情。就這樣地讓他們吧！這與他們的品格會一樣有價值的呢。

你不是說你和溫康斯發生戀愛了嗎？我的孩子，你要注意。那些女詩人是危險的人物啊。雖然說在我看來她似乎是不久於世的人。我怕這種戀愛永無好的用意。等到施登絲小姐到這邊來的時候，讓我將她介紹給你吧。或者你早已曉得她了。你深信我們是你的在葛里哥代銷貨色的顧客嗎？無論怎樣，你的第四百五十六號的貨物是極不易銷售的。我們要將那批紫色染料迅速賣出才好。

小鬼阿泰一天一天的瘦削下去了。他呼我爲愛米姑母或是別種與此相類的口音。不，他不能叫我美麗的克萊梅丁。然而他不像你要去作個行旅者，所以這並不十分要緊。

你的誠摯者，克萊梅丁芳蒂。

這一次她等了十天纔得到回信：

親愛的克萊梅丁：

我想我很知道你願徐去芳蒂這個名字吧。沒有什麼事情比初次試驗更難的了。我不會干涉別人的事專寫着克萊梅丁，克萊梅丁，克萊梅丁的。不，我是循規蹈矩的，我要中止我的建議，不然，我便要悔改痛哭。像我這樣的男子並不算漂亮。啊，我祇比你長幾英吋呢。

在目下，我似乎不覺得我是處於與惠康斯或是施登絲戀愛的危險的地位。克萊梅丁，這是有個理由的。因為施登絲在我心中並非重要的人物。倘若拒絕了我，那我自然要中意她了。那些好看的女人都是殘忍的，我的同伴們流連在愛的路途上了。我希望這個定例不要一律，如果

一律的話，那麼你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了。

『蕙希密娜之驚醒』自然是本誘惑人的書。正如我誘惑你嗎？我不歡喜寄商業上的書給你。是的，我們的生意很興盛，謝謝你。

如果能討得你的歡心的話，我願將阿泰背在肩上呢。他呼你爲愛米姑母來代替美麗的克萊梅丁，這是大錯而特錯了。紐約的鼓手是這樣稱呼你的嗎？你的芳名在男子嘴上實在太甜蜜了。現在你可證明我已經讀過詩人所寫的詩了。或許我自己便要成爲詩人呢。這是十四行詩嗎？

賣細麻布之襯衫

在葛里哥之鎮上——

可是這並不像詩的開端。讓我們再來試

下——

克萊梅丁，克萊梅丁，克萊梅丁喲，
你跳舞像醉人之醕酒。

酒會跳舞的嗎？呵，詩句大都沒有常識的。
這腳韻我想大概是飄飄欲仙了。

把它改為散文：我下禮拜到葛里哥去。真的要去了。我並非講夢話，我正嚙着我自己呢。如果你不是個極殘忍，極殘忍的女子，那麼下禮拜讓我們去跳舞吧。我的跳舞的技藝已到頂點，你呢，是葛里哥惟一之人了。那是我的消息，我希望你不要喪氣。這是我的無上的好消息。就此祝你近安。

你的誠摯者，湯姆惠利司。

堅決的柔情

這並不是一篇戀愛的故事，不過是這本書上的關於寫戀愛信的事件而已。那麼，至於湯姆到了葛里哥以後的情形如何，與我們卻無關係了。但是，或許我們可以猜測下面幾封信的事情。第一封是從斯批林萊，印地挪寄來的：

親愛的克萊梅丁：

現在我確知道你的跳舞能像安琪兒跳得一

樣了。然而你的談話勝過安琪兒，你的靜默是像什麼的呢？恐怕安琪兒也不能與你的優美成對比吧。這並非我行旅者故意誇張形容。美麗的克萊梅丁嗎？不，她僅是平常的女人，她也呼吸空氣，她也行經世上，然而這便是她的美麗的要素。那麼諸神是呼吸什麼的呢？是喝神酒與吞仙丹的嗎？我因為沒有讀過詩，所以我不知道。我懷疑在斯世林萊各城中都有詩歌的書本存在。

這有什麼兩樣呢？我是詩人，而你是我的詩。不，這樣講來，彷彿我太驕誇自己，輕視你了。你的令尊令堂都很和藹，可惜他們不當我上賓看待。女神是衆生嗎？恐怕不對的吧，我記得我的神學書中並沒有這樣的話。不過我的跳舞的藝術確是達到頂點了。啊，我確達到這樣的地步。或許我還能和你步步相印，這好像有些撒謊。然而，我確記得我的藝術已達頂點。

你的殘忍正如你的娉婷。這話並非真的。或許你要較和藹些，那麼這真要使我心花怒放了。我老是處在這冷酷的世上。斯世林萊正是其例。此地有許多糖菓店，所以我要寄些糖菓給你吃吃。可是這糖菓的甜蜜。恐怕夠不上你芳心中的甜蜜呢，像你芳心中一樣甜蜜的糖菓祇有天國中有出售啊。

關於阿泰，關於商務的事情，你如要說，就請寫吧。不然，我更知道你確是殘忍的了。我深悉你樂意我的煩悶的。不，我不能那樣說，因為你是真的和藹的啊。你是例外的女子——或許是太美麗稱爲安琪兒了。無論如何，你應該讓我像阿泰的玩一會吧。我信任你立刻就會給我覆信的。我是不值得要求你的青睞的，可是或者你的亮光能忠實的照耀着我呢。

你的極誠摯——這不比誠摯兩字更深

切嗎？——者，湯姆。

當愛情正在暗示時，這是鍾情時代，但是尚未正式宣佈。凡是一個少婦在她未十分鍾情以前，她絕對不肯輕易講愛情的。克萊梅丁覺得她自己似乎不可過急。然而她卻不全然隱藏她的柔情。

親愛的湯姆：

我們正結爲知己時，不幸你離開了。諒你已經注意到我對你所講的話像個舊友了——或者是像兄弟的嗎？如果你是固執的話，那麼我也不願將阿泰能開始說話的事告你了。自然，我們祇能暗解他的說話的意義。我看見孩子的機會很少，因此沒有學他的說話的機會。我相信嬰孩的說話比講英語更有趣啊。你未曾對嬰孩講過話

嗎？至於男與女呢，他們無論到何處去，也可以用普通的話來互相談論的。

你的跳舞確乎跳得很好，可是你說你的藝術已達到頂點，這不是吹牛嗎？你祇應該說你的藝術似乎像達到頂點呢。這是句自誇的話，然而卻是正當的。你拿我比得像安琪兒一般的高貴，但我不承認我身宛在圖畫中。

我似乎並不十分殘忍。我要練習我的肌肉，我設想要像那般從紐約來的強壯的男子一般的殘忍。我常想那班人是從西方來的，他們戴着兩加倫大的帽子在影戲中奔跑驅逐。不，我似乎有點弄錯了。他們是從東方來的，他們帶來內衣的樣本和定貨的方單。你會得着有力的定單嗎？

請不要太過於浪漫。我深信這是有礙於身體的。至於寄糖菓給我也可不必。阿泰太小，他不能吃糖菓和水菓。或者你下次寄些飲料來，我

可給他喝些。自然，我是歡喜幹這樣事的。糖菓下次不要買了。我不是個善吃糖的人，對不對？你可等到我生日的時候到第二街去買五萬元的禮物送我。你且把我這種提議想一想吧。如果你覺得這禮物不尊貴的話，那麼買一件真鼯鼠的皮衣給我也可。或者買一條價值六萬二千元的真珠項鏈亦好。可是第一樣要緊的事件，你要到衛生委員處去調查我幾時生日。至於糖菓與別的東西我都俱備的了。

你定要妒忌：施克立潑先生日前曾給我一盒朱古律糖呢。這要佔了你的鮮麗的，紫紅色的糖的地位了。他還提高我工程位置。因此我對於處女時代異常滿意。我不願人家來爲我付九角五分錢買雙鞋，或者請我看次影戲。或者買些糖菓的事情。我告你，我是十分的有錢呢。

此外，曾受了一般行旅者的小小的賄賂。我

已經接得他們當中一人的一本胡鬧小書——無論如何，在葛里哥地方總夠稱為胡鬧了——和一盒可愛的糖菓。我要謝謝他們不再多來賄賂我。但我雖討厭牠，而牠的銷場並不惡。我們均在守舊的故鄉生長的人，至於說到這種雜色，實在有些看不上眼。

湯姆，再會，祝你途上平安。

你的誠摯者，克萊梅丁。

湯姆急欲進行，尤其是接到克萊梅丁的一封長信，更使他有熱烈的勇氣。所以他擬請她來打撲克消遣晚上，增進兩人間的友誼。下面是他的信：

親愛的克萊梅丁：

我很愉快接到你的芳箋，雖說你未曾用安

琪兒的信紙和墨水寫得使我十分滿意。你不可介意我稱你爲安琪兒：因爲我畢竟找不出什麼字來形容啊。我深悉安琪兒們遠不及你呢。她們的跳舞不能像近代人跳得可愛，我可斷言她們更沒有人奏鋼琴能奏得及你一半好呢。哼啼地噹噹，鋼琴發出這樣沈長的聲音，『彼方有一女我愛如掌珠。』你知道我不會唱的，但我能理想這優美的調兒。我要研究民間歌謠像音樂一般的起勁呢。牠們當中都含有悅意的情感。我想我不必再去讀惠康斯的詩了。

我不能去跳舞了，這是唯一的苦處。世界上各處的女子似乎都顯得難以言喻的醜陋。有個山林女神——我想那是個好名字，你以爲何如？——在葛里哥，她每日伴着的同僚在雲中彷徨。她能幹比跳舞更佳的事情。不，我並非說她能當內衣公司的經理啊。我要把這意思說得明白些，

不然你會再三躊躇的。你是個危險的女子，克萊梅丁；這是我應知道的一件好事情。

不要以為我的一點小禮物而看輕。雖說是很少的貢獻，然而卻很美麗。我恨一時不能如願將你的真珠項鏈即刻辦到。當我為股東的時候，我就將我的款子放在儲蓄銀行裏去了。但是我決不致於買了一條項鏈而至破產之地步。你可常讓我寄糖果給你嗎？讓施克立潑先生買些爆竹給阿素，轉將朱古律糖給施夫人吧。你能看出我是十分妒忌的嗎？行旅者的命運都是很悲苦的，但我希望你憐恤我，原諒我，在我未抵葛里哥以前，我難以聽女人的指揮的。想起來，實則我並無何處應被人原諒，除了冒昧與你通信和注視你的雙眼外。但我總希望你和藹點，原宥我些。

令尊堂前乞代問安。自然他們有了這樣的女兒也可算是最高貴的人民了。不要說我是個

自誇者罷。老實告訴你，我的字典太小找不出這類的字呢。

你的永遠誠摯者，湯姆。

這封信中並無『我愛你』等字樣。因為一個青年人稱少婦爲安琪兒已經高過一切了。至於湯姆所說常寄糖菓也深有意義。沒有男子對於女人敢擅自專權的，除非等到他結了婚。等到那時，他不能像別個有禮貌的男子一樣，要蒙她的允准而去實行一切了。

我們可證明克萊梅丁歡喜湯姆的意思，就是想和他結婚啊。否則她不會寫那許多信，也不會允許她接到他的信了。互相通信是最有效力使兩性間增進親密的柔情。讓我們再接續下去讀她的信：

親愛的湯姆：

你將我比作安琪兒，山林女神，和絕世美人，這使我有些不舒適呢。我歡喜聽你的富有詩意的說話，可是我確知道我們都是與世界接觸的人。你曉得我每天早晨正如人類一樣的起來，呼吸葛里哥的混濁的空氣，喫着火腿，雞蛋，或者雞蛋糕等類的食物，此外還要喝杯咖啡。我怕對於神酒仙丹等的東西沒有多大的經驗。於是我趕上了車子——不是天上愛普廬趁的四輪馬車——在紐約店門前下來。在那邊我祇照俗例的工作着。我也得着薪水，每天都是平淡的過去。我看見許多女子，她們的外貌都比我來得漂亮。甚至於在這個小城中我還夠不上稱個美女。

然而這並非可惜的事情。我不想念男子的，除非那些勃里的絲商我要去求他們以外。我此地有個很好的職位，不過在帝忒羅地方還有更

佳的呢。因此我不去幹別種投機的買賣而得到男人們的稱譽。

自然我也妒忌施克立潑夫人的阿泰的。你稱他爲小鬼，他卻天天長得好看而且漸漸兒的聰明起來了。我每天看見他的。他的說話中的語句實在變得希奇。自從你去後，他祇學了三個生字呢。他叫馬爲一隻大狗。可惜你很吝嗇不願買點糖果給他。自然我亦不知施夫人肯給他吃否。她非常注意他的食物的。

你歡喜聽葛里哥的閒話嗎？施登絲小姐已經戀愛了一個男子了。他所賺的錢尚不及她來得多，然而她倒不介意。有些女人祇歡喜男子的衣服穿得漂亮，至於別的也所不顧。在她這樣年紀的時候很多。但我想這正是他們處於困難的時期。我確信我決不致於染着那種風氣。除非我到失業不能生活的地步。如果我失去兩腿，譬如

說偶然不慎被汽車軋斃，或者是別種的原因，那麼，這正是去找丈夫的適當的時期了。可是安琪兒會沒有腿在市場上行走的嗎？安琪兒無論如何總是有腿的嗎？女人涉足在社會上還未長久呢。

我的朋友們都紀念着你。這是因為你給伯泰一角大洋的緣故。這實在使我不懂是何道理了。可惜在吉灣廳開慈善跳舞會時你不能到場。如果能來的話，你便可以看葛里哥的許多美女。濟李亞普生——施克立潑夫人的弟弟——作我的舞侶。他剛從大學裏畢業，他長於作詩較好於他的跳舞。

現在且不要說我不將自己的事情告訴你吧。跳舞似乎便是一種最能興奮的事情了。

你的誠摯者，克萊梅丁。

求婚者互相嫉妒，究竟有否好處？我想這不能一概而論的。有的人不要以別人所嫌惡的事情加之於人。當一個求婚者進行太紆慢的時候，他便會起恐慌，覺得他自己必須迅速提起婚姻問題，否則他就要發生懷疑。無論如何，我想這不能太早實行，也不可抱了懷疑的態度，除非有純正的需要纔行。當情人在遠處的時候，你若寄給他一張跳舞單，或是告訴他你的伴送者，這是最殘忍的事啊。話雖如此說，如果情人不是你的未婚夫，他便無理由來訴苦的。然而，這樣他就要感到無限的難堪，知道他的恩愛者已被別種歡樂所剝奪，除了短時間和她親密以外，他便難以拘束她了。若是兩人住在同一的城裏，那情形又兩樣了。年青的未婚男女常欲私約密會，選擇永遠的伴侶。這種要求的結果便是訂婚了。

因為湯姆惠利司從未提及婚姻問題，克萊梅丁有讓別的男性歡迎她的特權。時間已經過如此久長，而他尚未要求她訂白首之約。而且照普通的情形而論，她還可以寫信給她在關係的人。但她不可自誇她的接吻和戀愛勝利。甚至於男子也不宜這樣說述，如此可保持個人的道德。女人可以寫她曾『經過戀愛的時期』，或者告訴別人某某人教她的戀愛的過程。可是她不可這樣寫給她的求婚的男子，否則難免無好結果。有些男子很歡喜勇敢的女人宣示她們的無意的賣弄風情。如果男女間的愛情不達到濃點的地步，那麼大家看見時便不應互相躲避，因為躲避是愛慕的表示。我聽到一個故事，說及一位少女，因為見了陌生的男子怕羞的緣故，所以拒起那男子的求婚。雖則我不能舉許多例，但這也是其中之一。

倘使湯姆惠利司要向克萊梅丁提起婚姻問題，那他便應被勸告，等到他回到葛里哥時再去進行。但照目下的情形看來，他確乎難以忍耐了。而且，他是個驕傲的人，他不怕涉足於危險被拒絕之境地，於是他便開始寫這封信了：

親愛的克萊梅丁：

你在我腦中彷彿還是安琪兒或是女神呢。然而，我雖這樣說，或許你自己卻很自卑，抑以爲是普通的女人。我有莫大的希望，諒你早已洞悉。我可能提醒你，你是溫柔慈愛，而給我增加了許多勇氣的嗎？爲景仰葛里哥起見，我笨拙我不能常常束縛你。自然你來日可挾着你的戀人去逍遙別處的。紐約地方出了安琪兒，你想這不是令人奇怪的事嗎？然而這正與安琪兒在葛里哥戲弄男子一樣的奇怪。

我告訴你，我很妒忌阿泰及施克立潑全家人。他們自己以為是安琪兒。我呢，卻很鄙夷他們。但是所有的愛都從第一次考察出來的，你曉得——若是看見安琪兒十餘次而仍不識其身分，這有何用呢？

我的公司中的生意尙稱興盛。我想我年紀太大，不能料理了。這不是我結婚的時期嗎？我的母親在三四年前已經提議這個問題了。他老人家很是提心吊膽。我深知你會歡喜她的。

請向你令尊堂大人前爲我叩安。他們頗願我在家裏呢。而且似乎比初次見面時更優待我了。自然我希望常能會見他們。你會打消我這計謀的嗎？

數日以後我便要去紐約。我怕當我心不在焉的時候，這個小地方恐非我的賞心愉樂之處呢。你打定主意馬上要來紐約的嗎？我極歡喜將

你介紹給我的母親及姊妹，我深信她們遇見你確會高興。

你的誠摯——啊，那個字太冷酷了一一者，湯姆。

若是克萊梅丁不是婚姻問題的准斷者，若是對於湯姆惠利司尚未有和他結婚的心，那麼，她可以很容易的這樣寫道：

我親愛的湯姆：

我們結為好友為時尚短。我深悉你能為別的女子增加幸福；等到來日我來紐約的時候，你就把我介紹給你尊夫人吧。至於我呢，非常歡喜拜望她。

不，我不想搬到紐約或是帝忒羅來。我老是住葛里哥的，我覺得此地很快樂。店中的生活也

使我滿意。施克立潑先生是位良好的主人，我所以對於工作方面頗有趣味。我年來總是抱獨身主義的。這是我自信的話。

大札非常客氣，太客氣了。我奇怪我們爲何要互相通信。最好我們現在可以停止寫信了。自然我希望你一切都好，而且我很歡喜見見你的尊夫人，如果你們下次同來葛里哥的話。

你的誠摯者，克萊梅丁芳蒂。

克萊梅丁或許有點故意掩飾，試試湯姆的心，看他是否灰心。實則她究竟要和湯姆結婚與否，她自己尚未打定主意呢。

親愛的湯姆：

你的像安琪兒般的女神尚未有何種新式的變更呢。沒有多少長久以前，她還是個臉上帶有

雀斑的，穿着短裙的，小小的頑皮姑娘啊。你看吧，她在這樣幼少的時候就穿起短裙了。你還記得嗎？那個小小的頑皮姑娘有兩三個情人呢。其中一個名叫濟利愛普生，他有一夜曾和我跳過舞。但是我恨我是有大的情人的。我已成為老處女了。那還很像安琪兒或是女神嗎？

那時是我跳舞的時候。我沒有留心到社會上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安靜下來作個莊重的主婦呢？或是個安琪兒呢？安琪兒有幻想的意識嗎？告訴我吧。我從未懷疑我自己是個安琪兒直到你告訴我以後。或許我是位喜劇的女神哩。她的名字叫什麼呢？不是叫莎麗（Thalia 是喜劇及牧歌之女神。譯者註）嗎？紐約城中有座戲院也叫這個名字，我記得當我逍遙在農場的時候，我曾親眼看見過的，牠裏面所演的劇是講外國話的，有的是中國話，有的是波希米話，還有的

是德國的土話。關於這種事情，我祇要去問一問濟利就能明白了。他通曉各種仙神及女神的名詞。尚幸你未曾告訴我，我是那一種安琪兒或是女神，否則不是很可恐怖的嗎？

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濟利進來了，啊，這使我神經錯亂了。這便是信上日期寫遲一天的原因。我是事務非常忙碌的婦人。常將信攔在袋中而忘記寄出的。記得有封寄給你的信竟遲誤了兩天。那意思可知你未曾留心我。當我聽見你學福魯特（Brand 是維也納博學之士一八五六——譯者。）演講的時候，我便可以證明了。

對了，濟利說莎麗是不錯的啊。希臘沒有開內衣公司的女神的嗎？照我的職業看來，她的名字正適合於我呢。濟利要去當大學裏的心理學教授了。薪水不多，但他極熱心於那種工作。他是個很純正的青年，我希望你來葛里哥的時候

能夠會會他。但他爲行畢業式等等的事情，立刻就到大學裏去。他說我有慈柔的天性呢。所以你似乎像說我不十分殘忍咧。那麼，或許我也定必不十分嫵媚了。

阿泰依舊很好玩。我們已結爲朋友了。他卻竭力稱我克萊梅丁來替代愛米。他時時吃着一點糖菓。

家父家母都很歡喜受你的記掛。伯泰得了一角大洋很是開心。聽說你的事業進行得順利，我心中不勝快慰。

你的誠摯者，克萊梅丁。

假設她立刻要承受這種提議，她顯然就會拿順從的說話來回答了。她的信可以這樣寫：

親愛的湯姆，

我是那種女神嗎？自然，安琪兒不能稱爲克萊梅丁或是克萊梅的。你要給我安琪兒的名字啊。錢妮，海梨脫，或是皮雅川絲，你看這些名字好聽嗎？這都是旌登絲小姐個人的別名啦。聽說她六月裏要結婚，那時她便要辭去她的職位。她彷彿祇要能窮苦結婚也就心滿意足了。或許占特亨尼（指施登絲之丈夫。譯者。）並未真像外間所傳的一樣窮也未可知。我聽說他在支加哥有一職位。我呢，預備在施小姐離開的時候去接受她的位置。但我又想住在施克立潑家裏。他十分的優待我，如果我成爲老處女時，我極願住在一處，不要再東搬西遷。

我爲購物之事要到紐約來住兩禮拜。但現在還未十分決定。我很歡喜來會會你的朋友們。我不能說他們的親愛的湯姆是位安琪兒，但我相信至少也是個漂亮的男子吧。他是個可愛的

人，他曾送給我一盒美麗的朱古律糖呢。他的環境一定順利，而且還要買一條絲帶給我。你送我許多沙糖菓真是聰敏極了。我還未曾給阿泰吃過。我要謝謝你哩。

你在何處和別個女人鍾情了？爲何不宣佈呢？我深悉單身是不便的。如果有人接受了我的寸心，我一定也要收納他的。可是，自然我要仔細審量過不受欺騙。

願你在紐約不要荒廢光陰。要切實學習近代最時式的步法，這樣下次可來指教我跳錯的地方了。那意思是說你重來葛里哥的話。或許你願住在家裏，現在你是公司中的一分子了。不要忘記讀『蕙希密娜之驚醒』，等到你來此地時，我們可以互相討論了。

但是馬上告訴我我是那種女神吧。我很熱誠想曉得呢。如果成了個滑稽的女神，這要使我

寒心了，願你給我個美麗的名字。好好作個乖孩子，不要把生活看得太鄭重呀。我收到你的新名字後，讓我再署名吧。

你的永遠誠摯者，克萊梅。

讓我們假定說湯姆已經收到這最後的幾封信，而他正欲將他的心和手貢獻給他。結婚的條件已改變過不得再用書信了。而且對於嫁妝等物亦甚討厭，不過這類東西現在已不受人羨慕。至於結婚一事僅表其偶然之形式而已。湯姆不能再耽擱不去葛里哥了，他這樣的寫道：

最親愛的克萊梅丁，

你是那種女神，這話簡直無可疑惑的了。你是維納司，是愛與美的女神。至於說到改變你的字——呵，我們要審量一下。然而克萊梅丁，

克萊梅丁，克萊梅丁，這個芳名總時刻在我耳中呼叫。如果你願意我親近你些的，那麼就讓我說克萊梅吧。或許安琪兒生前就有名字了，但你確係超俗的安琪兒。我的意思並非說你是個天國中唱歌隊裏的平常的分子。克萊梅，我所曉得的要高貴於她呢。

因為你到紐約旅行的日期尚未曾確實擬定，我現在就對你講幾句話吧。我的右脚跪在沙土上在祝福你。然而這沙土並不污穢——這是你所踏過的幸福的沙土。無論如何，我總是這樣理想着。老實告訴你吧，我寫信的時候是坐在櫈上寫的啊。克萊梅丁，這是我的心向你跪着呀！

我要領受你的吩咐，去找個知心者來填補我從前被人刼奪的心的缺痕。我非常的自信，因為我知道我所祈求的要比我所有的百倍千倍的有價值。固然，我們不能常得着我們所應得的。

有的得着較次，有的得着較佳。

克萊梅丁和惠利司嗎？我敢這樣冒昧想互相結合嗎？如果上帝能幫助我的話，我必立刻跪下我的雙腳。我願聽你一切的指導。總而言之，你可放我在仙人的殿中，或是奪去我一切的快樂。克萊梅丁，我知道你很和藹，但我請求你的要比和藹更進一步。你可作我的妻室嗎？我可將安琪兒介紹給別人稱她是我的妻室嗎？自然我沒有這樣好的幸運的。但誰有呢？

我有點憂慮這張信箋上所說的話不能表現我的情感。或許這是極庸俗，極虛偽的。如果此刻你能見到我的雙眼，便曉得我雙眼中所呈露的話是什麼了！我所要求的是什麼呢？舞侶在天國中逍遙，音樂隊奏演起仙人的音樂。克萊梅丁，在這良辰美景中，祇有我敢向你要求啊。

天上沒有雷電來轟擊我。地球壓在我的腳

下尚未升起。啊，諸神肯讓我偷去女神的嗎？我幹這會事是可能的嗎？我不能相信，但必須竭誠的做去。

若是你的父母要知道我，那麼我可告訴他們，我目下的進款已足供給一妻室——自然來供給一位女神是不夠的——而且來日還有較佳的希望。但我可用這樣的事情來告克萊梅丁嗎？說『可以』的吧。打電報去，打電電去，打無線電去告訴她。我希望怎麼樣呢？我願你代我誇張我未曾說及的話，不要使我煩悶。寄一條將你的戒指大小量過的絲帶給我，我的腦神經對我道：

『你這愚人呀，爲何要妄想着這樣可能的事呢！』但是我的心告訴我，『她一定肯的！』於是我快樂得要唱起『克萊梅丁，克萊梅丁』了。我要把戒指拋在你的腳下。你願拾起的嗎？讓我自己簽我的名字在這上面吧。

你的終身的伴侶，湯姆。

當克萊梅丁接此信後，耳紅面赤，酥胸起伏，急性的讀者諒可許認女神定能行其較和藹更進一步的事情了。底下一封信是用飛機遞送，特加密封的。自然克萊梅丁答應了。她曾注意到寫情話的格式，但最後一想，她決定照俗例將末尾的話改寫到頭上，因為這樣要來得好些。這兒便是愛人克萊梅丁一封情書：

最親愛的，最親愛的湯姆：

那樣已經夠嗎？你會了解我嗎？是的，是的，是的。我要放棄舊時的名字了。那對於處女的貞節有關係的嗎？呵，不要跪在我踏過的沙土上吧，否則要傷風的呢。我不願你那樣幹啊。那些躊躇不決，吞吐囁嚅的話是不中用的。家父說我

和你並不熟識。這難道是真的嗎？呵，請莫因此而激怒，他不會干涉的。家母說你是個有禮貌的青年人，並不像那般平常的孩子。那種稱讚如何？實則他們都不甚曉得你呢。然而我知道你，並且密克立潑先生曾說你是個有大志的青年，將來有作世界領袖的希望。我為什麼要留意到你作個世界的領袖呢？湯姆，我祇是愛你罷了。那已經夠了，那意思是說，如果我能夠的話，我願作你的僕役。

把我的維納司的石柱移去吧。我深悉，如果我像石像般的高的天際，那麼你要擁抱我頭頸，便覺得有些困難了。啊，我們在紙上互相接吻是多麼可惜的事呀！你幾時可來此地？各種雜事都能覺得少許滿意呢。這朵玫瑰我已經吻過了，現在夾在信中寄上，願你也深吻一下。

親愛的孩子，常常談談女神和安琪兒吧！我

是凡人；可畏的凡人，我不能拒絕你。這朵玫瑰花上縛上了一線絲帶。母親告訴我量那個手指，於是她剪下了絲帶。但你不可太放浪。湯姆我所愛的是你，並非你的贈物。記牢那個意思。母親吻了我後，嗚咽的將絲帶剪下了。我希望她不要剪得太長。因為她說剪得長是表示我要去遠處呢。不久以前我就告訴過她了。我不知用什麼來安慰她，我祇想常將你的信給她讀。

你沒有說過你愛我，有沒有？要說你愛我像我愛你一樣。至於那些話是不適當的。我總是這樣說：是的，是的，是的！我還是再用另外一張白紙重新寫過呢，抑或任我的淚痕浸漬在紙上？我不能再多寫了。

你的親愛的克萊梅。

現在讓我們拿克萊梅丁覆給她的未答應他

的男子信來讀一讀。爲了一般少女讀者歡喜補助些另外書信格式起見，我且引幾個新的名字出來：

我親愛的奧客蘭先生：

尊札關於求婚一事，我已珍重的拜讀過了。請讓我仔細審量一下再說。但是，你這個問題不得不使我的心馬上回覆你。你的外表很漂亮而且高貴。因此，自然有許多女子歡喜來與你結婚的。而且有些女人正欲找你這樣的男子來愛呢。

我非常的尊重你，我非常歡喜聽你的談話，但是不能說我愛你。因爲有這種情形，我們倆的婚姻問題無可談之餘地了。此外，你也似乎並不深切的愛我。所以，我希望不要因接了這封信就生出莫大之悲哀。

我的訂婚的消息不久就可宣佈。這位少年

是誰，¹¹在可不必說出他的名字，因為不久便要宣佈的。讓我告訴你，我對於你有無限的願望。

你的誠摯者，格脫路，施都文。

在前封信裏，發信者寫述她已經訂了婚約。但她似乎不願公開宣佈出來，所以她還要說讓她仔細審量一下。在這種情形之下，她或許可能使別人原宥，但同時她的決心好像沒有新的求婚者插足的餘地。近代的禮式很看輕長期的訂婚。這是很要緊的，因為她們可有私下再反覆審量的時間。然而在已訂婚與未訂婚等人中却有許多紛擾了。所以年輕的女人不戴定婚戒指和父母或者親戚所送給她的戒指的，這樣，所有的男子都有在她玉指上試用的機會了。她們大多數都不願告訴男子她們的心已經屬於別人。這確是爲了訂婚太輕易的緣故，因此有許多青年

男女雖則訂了婚，卻依舊隨便的被人挑動引誘。雖說這並沒有和姦淫一樣的重大，危險，然而到底卻近於猥褻。我並非要批評公衆的道德，不過僅略說述而已。我們很可以看得出訂婚（割奪了單身生活的特權，同時祇能與已結婚者來往爲限度。）是極拙笨不適宜的事。這固然是結婚試驗的預備，但是不訂約而直接結婚難得風俗和法律的承認。

我們的第二封信是覆給一位提議結婚的人的，照情形看去有些拒絕，然亦有躊躇不決。這位少女不能確實決定她的求婚者有否再追求她的用意：

親愛的哀特：

你的大札誠出於我的意料之外。我想不到你對於我有這樣深切的用意。我們全然同趨於

一途了。我深信你鍾情於別個女子要甚於我呢。但你現在卻要提起婚姻問題！

聽說你在魯維利地方很好，我心中殊爲安慰。你未曾去過印地挪波里嗎？你從前在此地大家多麼快樂啊。我想那便是你向我求婚的原因。現在呢，你獨自在那邊了。可是當你找到新朋友時，你要懊悔你早所幹的啊。印地挪的女子和康通溪的女子一比較，她們要變得像慘白的影象了。

當你有機會離開的時候，千萬要寫信給我，來看我。我們倆年紀很輕，可以有長時間去解決我們的婚姻問題。所以我們暫時要忘記了你的提議，大家互相自由居住。我老實告訴你，你沒有情敵的。那些孩子們雖則說了許多動聽的話，但你要知道大多數都不能得到結婚地位的。

上禮拜三在川城裏有種可愛的跳舞在銀行

着。那邊有幾隊美麗的女子。她們卻非魯維利的較佳的女子啊。你看對嗎？我是個忠於霍以養（即印地挪。譯者註。）的少女，我絕對不能承認的。

日前我在華盛頓街碰着你的令堂與令尊米爾丹先生。他們倆望過去都好。他們對我說擬欲搬至北邊較遠之處。我猜想你已經曉得了。我並不常遇見他們，不過米爾丹常來川城參加會議的。

你的令堂好像看我是——不，我希望你不要寫信對家裏這樣說。你要明白現在是難辦的。我們照形式作為兄妹如何？我極歡喜常聽你的消息。當康通溪的美女使你忘記印地挪波里的時候，你就來告訴我吧。把所有的困難的地方都來告我，試看看我是個怎樣良好的安慰者。如果有什麼不合意的事情，我也允許來告你一切。

你的誠摯者，愛格妮絲。

一九二八，一，五日。

寄自美國印地安那州 波里北拓跋路九五
六四號。

訂 約

一個男子與一個女子訂了婚，那麼他們信中的談話自然是適當的了。他們可以自由些表彰他們的愛情，除了極有趣味的和被法律所禁止的猥褻的說話以外。這是應該記牢的：一封緊封的信雖說儼若很是祕密，卻屢次被幾人所拆閱。但這並非是公開的拆閱，或許說沒有這類的事也未可知，但定情的男女老是寫些不適宜的話宣示於大眾面前。至於明信片上不可講愛情

是誰已知道了的。卽就夫妻講愛情時亦不可洩露在鄰村郵政局長眼前。最合於禮儀的方法，只要在信內說幾句最簡短的消息就夠了。說到剛定婚的男女，他們的信札卻喜歡冗長。此外，在明信片上銘心刻骨的講些甜蜜的瑣事是與在陌生人面前表示恩愛無異。事雖就此了結，然而一般好事者卻要輕蔑的找出你的笑柄了。

這兒是湯姆惠利司得著美麗的克萊梅丁時所唱的一片快樂的歌聲：

最親愛的，最親愛的克萊梅：

我愛你啊！這雖說是平常的話，然而這裏面有深切的寓意呢。我知道你明白的。我今天所得到的獎賞，全賴我的偉大的愛呵。在你的雙眼之中還含着我的別種的報酬嗎？我愛你啊！我說這句話沒有絲毫恐怖，這是多麼寶貴呀！

我敬仰你啊！你確是我的女神。當我走出街上時，那些報販，刷鞋匠，警察都在背後注意我，奇怪我真不知幹錯了什麼事。或許他們以為我的酒喝太多了。我是從不喝香檳的，今天的醉全是為這個良好的消息呀。現在我的生命中祇有一物能使我陶醉。

真的嗎？我讀了你的信並不使我醉眼矇矓。不，我依舊能望見天上，找着你在那邊。我極想望你寄一張照片給我。我呢，也要攝一張——我猜你一定歡喜的。我不相信我眼中有醉的證據。克萊梅丁，告訴我，我不是在做夢吧。告訴我，我在這幾個禮拜中並沒有做夢吧。

你曉得孩子們在牆上寫他們的知己的名字嗎？我覺得我應該拿了粉筆，在人行路上畫着，『我愛克萊梅丁。』我不敢寫『克萊梅丁愛我。』當我到公司裏去辦事遲的時候，他們在我雙眼中

看出有些癡狂，他們急要知道一個究竟。我可去告訴他們嗎？我知道那般輕薄者要笑的。但是我們對於他們有什麼辦法呢？他們不能在這宇宙間生存了。大家不久都會看見。告訴我你愛我的！告訴我那些磨折已經消滅！

我希望你能到紐約來。我要用我的粗魯的手，將戒指戴上你的可愛的，纖柔的玉指上。於是大家都會知道——在全紐約，在全葛里哥——有一位女神已經降臨到世上，看重一個窮苦的凡人了。她哭了——我使安琪兒哭了。你亦使我與你表同情的哭吧。請不要哭。如果我能去替你受難，你也不致于感到苦痛了。安琪兒要幫助我工作呢！也是一位多麼可愛的少女啊！我敢移去你的石柱嗎？我敢接觸着你嗎？噢，可是女神是和藹的啊。她會贈給我一個香吻。我在這悲歡交集的當中，我不能到街上去。我要裝出強笑，

於是落下我的眼淚。這是多麼親近而又多麼疏遠啊！請告訴我幾時來此。我願放棄一切，乘下班的車子到葛里哥來，我全是爲女神，並非爲我自己。我怎麼能夠找到一座仙宮值得她的玉體去駐節？不料她還要降臨微小的紐約城來，我想或許還願走入窮鄉僻壤呢！

告訴翰克立潑先生，我感謝他稱我爲安琪兒。我也感謝施先生夫婦及其令郎阿泰。我也感謝你的令尊堂大人及葛里哥全地方。紐約棧房裏不久又有內衣與襪的大顧客了，這是我所曉得的。如能早來尤其好了。告訴我你愛我的吧！使我相信我不是在做夢吧！

我怎樣去對你令尊堂大人講呢？我可告他們使他們信任我是有價值的嗎？我可分開來寫給他們嗎？我估量我不應告訴他們我是怎樣有價值的人。我不敢自誇。現在我將一朵我曾大膽

吻過的玫瑰摺封在信內來寄給你。

親愛的克萊梅丁，我是你的永遠的，永遠的
摯愛者，湯姆。

有許多遙遠隔開的情人常常過度通信。實則每天一函也已經足夠了。甚至他們屢次所說的話全非緊要之事。他們特去找些瑣屑的煩惱的事，來宣示愛情。真正的情人說話並不過度的。自然，遠處通信確能掩飾完全各種機械式的裝作的祕密。

克萊梅丁等了兩天纔寫覆信。

親愛的湯姆小寶貝：

如果你給我誇張拍到雲霧裏去的話，我正要叫你爲小寶貝了。但是在那高空的天上是很冷的啊！親愛的，我已經跳下了；我希望能給你

擁抱我的兩臂。然而我們離得十分遙遠，你祇得用你的理想去伸展你的兩臂，在最危險的地步來迎接我了。

倘使你在此地，你即刻就會明白不是做夢了。而且我還有極榮耀的消息。我告訴施克立潑先生我們倆的關係。他說要送我到紐約去，並且還要爲我付旅費。他還說我可在那邊享樂的住一禮拜。現在我要使你妒忌了：當他那樣說的時候，我覺得要在他的臉上吻一下呢。不，我沒有幹啊。獸孩子，自然沒有幹啊。不過我昨夜到他家裏去玩玩阿泰罷了。那便是我遲寫信給你的原因。呵，我願永遠抱住阿泰呀。他似乎很高興你要作他的湯姆叔父——他常呼我克萊梅婦母的。他雖不能表現出他十分的記得你，但我可以看出。我是很愛孩子的。

湯姆，實則我以爲你也是個孩子，因你已在

牆上用粉筆寫我的名字，畫我的像。是的，我的照相已經寄出去了，我同時想望你的也趕快給我。但我在紐約有十日之耽擱，我想你如現在去拍，到那時我定能領到的。

不要孩子氣的再說些女神安琪兒的事情。我很擔憂你真的要將我畫得十分肖像呢。要記得，我已從石柱上下來了。如果你還要再當我是女神安琪兒的話，那麼我要逃走了。不要以為我是沒有力氣去擺脫你的束縛。不要頑皮，湯姆小寶貝，否則母親要發怒的。這樣，自然便要使我為難了。

那麼，我不是安琪兒了。只要我穿許多衣服一節已可證明了。我似乎覺得你眼中的女神祇穿一點內衣。至於頭部更不講究了。如果我不是個內衣的顧客，我也不會碰到你的。你須承認短寬褲與襯裙均係極重要的衣服。

照商務的事看來，我似乎應住在小茅屋裏較便當些。自然我是歡喜住在城外的，如果你在百老匯近邊尋到一幢背後種有桃樹的房屋，那是最好的了。用不着怎樣奢侈繁華。祇要我能與你住在一起，這房屋便是真的皇宮了。那不是孩子的口氣嗎？你是個極小的嬰孩，應受母親的口吻來撫慰的。

這樣說來，好似我在侮慢你的母親。實則我並無那種意思。我一碰見你的母親與姊妹，我心中就有些害怕。因為她們要妒忌鄉下的姑娘把湯姆偷走呢。在她們的面前，我更不敢稍露出安琪兒或女神的態。自然葛里哥並非真的鄉下。我們有四條車道，有大四輪車一樣好的法式——至於銀行與倫敦公園等等更不必說了。然較之紐約則相差遠矣。

我愛我城市，因此一旦離開，有些戀戀不捨

頑皮的小孩子，如果我不是跟了你，我仍舊要和我父母及柏泰住在此地的。我深知阿泰曉得吉萊梅丁婦母還時定必要哭的。湯姆，他是你的惟一的情敵呢。我領了他當我自己的孩子是多麼的有趣，這樣連你有兩個頑皮的小孩子了。但我想你終要作其中的不幸者吧？呵，你早已如昏如醉的熱愛着我了，我估量我能原宥你的。

那些花用不着如此昂貴的。這次我忘記對你講了。花匠湯溫倍要笑你的。他要說你是紐約的浪子了。一霎時我卻要得到別人稱贊的榮耀呢。不，或許是你吧？

我們可常常講玫瑰花嗎？我很愛牠們。不要生出妒忌吧。我愛你甚於玫瑰，甚於阿泰，甚於葛里哥及其一切呢。你是我惟一的湯姆，惟一的所鍾愛的人啊！

自己要小心，不要過於憐愍。我不久就可到

那邊來，那時你哭的時候，我可給你 頓鞭打了。你會記得你自己說你是大人的嗎？怎麼眼淚水會在你的眼中流個不停的呢？我是個貧弱的女子，我也應該哭一下吧。

但你無須再哭。我不願再聽見你的那些無意識的話了。你如要扮出令人捧腹的態度，那麼請到百老匯去。任你所歡喜挑選一兩個女子，我不要你裝抑鬱憂悶的樣子。倘使我發覺你祇是無意識的放縱着，我便要與你解約。

不要告訴任何人，我已經在籌備搜集我的嫁裝了。我並不希望有什麼大的箱子。或許我會失望，除非等到紐約的男子來時。家父母都好——我長遠未曾會見你了。你以為我記錯嗎？我決不會立刻說『是的。』現在你以為我就這樣熱切的膠貼着你了。但有時還要改變我的心志。因我尚未受納你的戒指。你應該作個快樂的乖孩子

啊。

湯姆，夜安，願你作個甜蜜的夢。

你的愛人，克萊梅丁。

我們無須考驗湯姆與克萊梅丁訂婚後交換信件次序。現在且讓我們續讀下面的兩封最後的信吧：

最親愛的克萊梅丁：

時鐘一分一分的過去。雖說很快，然而似乎仍覺得紆慢。你極快樂嗎，克萊梅丁？你確知你無餘恨嗎？我的親愛的，我不願使你憂愁。我寧可我自己永遠的煩惱着。你待我很是和藹，我想這種快樂已經盡屬於我的了。你也覺得有同樣的幸福嗎？若在一禮拜之後，我們再要反悔，就嫌太遲了。

我知道你愛我的——雖說我有些不相信。

我的妄想並沒有失敗。還可以再延遲六天嗎？你已從天上降臨來接受我了。當我用雙臂擁抱你時，你會逃走的嗎？我自己不能有堅固的信仰。

我承認我自己是漂泊而帶喪沮。昨夜我與妹妹去陳列所去試衣服的樣子，他們卻弄錯拿我妹妹的裙子給我，但這種笑話是陳舊而且乏味。克萊梅，這最後的一禮拜似乎覺得很長，極不容易等呢。牆上的時鐘的答的答的敲過，我是數清牠敲過的數目有四五七八九響。讓我來算一算：六十秒乘六十分，再乘二十四個鐘頭——可惜我沒有耐性去算這種乘法。

當我從陳列所裏回來時，我想睡去了。但我不能。於是我便執起我在大學一年級時讀的一本詩選。我找到喬治米里蒂 (George meredith 是英國小說家及詩人，一八二八——一九〇九。譯者註。) 末後的一首美麗的詩。牠的題目叫作

『村中的愛』，第一節寫着：

在彼方的樹樹底下，碧油油的綠草之上，
我橫眠她的懷中，溫柔的在黃金色的長髮背
後躲藏，

髮髮覆疊着膝蓋，盪成靜默的波紋，
我願憩息我青春之愛，高臥在這庇蔭的地方。

我曾有心挨過她的潔白的臂膀，
緊壓她的香唇，徐徐地貼着她的纖腰，

她便這樣的驚醒摟抱住我，
於是她顫否膠貼着我，不讓我奔跑？

我讀了這首詩使我的心中覺得平安，我於是便呼呼地睡着，夢了個關於你的甜蜜的夢了。

不過我兩天後就要看見你了！六天後就要

作你的丈夫了！摩里斯先生提議，我們未結婚以前，他歡喜在四天內到葛里哥來見見你呢。但是我們很忙，沒有空去討論那些瑣事。那麼——那麼你會束縛牢我不願我走的嗎？

大家在此地都很榮耀幹我的工作，所以我暫時可以離開兩禮拜。安娜整日料理家事，等我們結婚以後她更要忙了。明天吃中飯的事怎麼去解決呢？你不願意佈置我們家裏——是的，我們的家！是你自己的家——的議論，這太壞了。但你已經說過你自己情願到灶頭燒火了。你來的時候，依舊還有許多事情要改變過。如你不歡喜鋼琴的座落，我可將它搬到頂樓上或是地窖裏去；如你不愛晨間餐室中的器具，我就給它取消。

我忍受了舊時許多的痛苦，但我不能信以為真。我的克萊梅丁，克萊梅丁，克萊梅丁——

最後我要拿你的名字來押韻爲『我的』了。克萊梅丁惠利司自然並不長了。親愛的，你愛我嗎？或許沒有我那樣愛你吧。不，你怎麼可以像我愛你一樣的愛我呢？可是我曉得你的，我要竭力來接受你的愛情。

現在寄一朵我曾經親吻過的玫瑰給你。不久就可到你的唇邊了。我希望你快樂些。倘我能孜孜不怠，你定能享受幸福的。

不，我不願我懵懂了一生。有時我沈醉於歡樂之中。然一聽到你親口說愛我的聲音，我便會莊重起來。於是你要成爲可愛的新娘了！

你的永遠摯愛者，湯姆。

這兒是克萊梅丁芳蒂小姐在結婚前最後寫給湯姆司惠利司先生的一封信：

最親愛的湯姆：

你曉得這是我署名吉萊梅丁芳蒂的最後寫給你的一封信嗎？此後便要寫惠利司夫人了。屠夫，麵包師都要稱我爲惠利司夫人，自然我不能承認的。或許我應該加入『廢除改名的同盟會』——那不是叫作魯綏斯東同盟會 Lucy Stone League 嗎？怎樣的改法纔能適合於你們男子的虛榮心呢？

我想一個女神——或是一個安琪兒——總應保守她自己的名字。我要鄭重聲明一句，我萬不能承認我是惠利司夫人。你不要驚嚇，湯姆。我已決志真心要和你結婚了。噢，連阿秦也都知道。我不知再過一兩年之後會否變得比現在更尊貴些。啊，說這種話實有些不雅聽。但願你永遠的，永遠的愛着我——我們結婚只得一兩天了。

湯姆，我渴望你接吻。我們同住時，更有那些瑣屑有趣味的事呢。於是你可提議，當我們蜜月過後，你可在途上走了。我相信蜜月期內是最快樂的時候啊。不要以為我想念你，便感到悲傷。湯姆，我眞的需要你呀！

你的最後的幾封信都帶有苦悶的色彩。我想你向我求婚時，你有點憂愁呢。我希望不要那樣，我很歡喜聽你那意外的話。但以後我們不必說什麼話了，你也會知道我的愛情的深切了。我的親愛的小湯姆呵！我的親愛的大丈夫呵！我想叫你大丈夫要來得確當些。暢快點罷，不幸的事情來了。我的母親爲我們哭個不停。我告訴她我們要永遠住在一塊兒，但她以為我是在家裏住慣的，一旦離開，實有些覺得淒涼。我怎麼能忍心拋開我的老母呢？話雖如此說，讓我們不要苦悶吧。我們的前途還有無限的幸福。這是我確實

明白的。我們要照你從前所提議過的共同跳舞生活着。你是個優美的舞侶啊。

大膽的向你年輕的朋友告別吧，告訴他們結婚的生活是神聖的。我相信你要爲我誇張呢。不要對他們說我是女神。不然他們便要笑你了。但是，總比對他們板着面孔要好些。

我沒有告訴你過，有許多女子因爲我住到紐約來的緣故，便在麻布陳列所裏妒忌我嗎？如果她們曉得你的話，也會找出另外的理由來妒忌的。但是吉黛，蕙婢婢和蒂爾馬馬爾已經看見你，她們曾告訴別人說你多麼的壯美。我聽了這話非常的驕傲呢！可是我並沒有將你的高潔的品性告她們。那似乎太自誇了。我也不來告訴你，否則你要驕矜的。現在你已做我的人了，我更要注意你的品格。那種屬於主人的說話的口氣如何？

我們要互相尊敬，愛護，安慰。那是必要之事！我不是處處都愛你的嗎？我信任你，當你告我你尊敬我的時候。你自然是用美麗的言辭說的啊！湯溫倍見了我們結婚有些不滿意。他願有較長的婚約。

家父母及阿泰都囑我寄情與你。我要謝謝你的母親，愛特娜，和奧格斯幫助我一切。自然我不久就會見到她們，並且我要給她們私下的感激。她們非常的和藹，使我承認是自己的親人。湯姆，我也要這樣看待你呢。實則我也希望你如此，如此，但你自己難免沒有錯處，你已作了最良的情人了，我希望你結了婚做了正式的夫婦以後，依舊作我的情人。

我屢次在紙上贈你空虛的接吻。不久這事便可真的實現了。我不喜看那個字的外表。妻室叫起來要好聽些，但克萊梅也可以。你呢，要永

遠作個湯姆小孩子，甚至等到我們活到百零歲的時候。這樣可使你勇往直前去幹一切！

祝你夜安！在那般未婚者面前要嚴守祕密。
啊，湯姆，良辰快到了！

你的愛情無限量的愛人，克萊梅。

結 婚

夫婦也寫情書嗎？不，不能一概而論。有的要寫，有的不寫。有的丈夫對於妻室很是照顧，但卻忽略了他們的柔情。他們覺得求婚的期間已經過去，他們樂得放棄那流露着如膠如漆的感情的必要了。妻室曉得丈夫是愛她的。他在每禮拜六晚上都將他的領到薪水的信封給她看。他在一禮拜中要帶她看兩次影戲。他也記得每年的週年結婚紀念。然而他還說，「我敬仰你」嗎？

但是，女子在結婚後的誠意，卻比前更懇切。她們依舊歡喜接到丈夫的情書。她們正希望他們有如此供給。夫婦間的信札大都祇言及關於經濟與孩子的事情。這裏面並無戀愛的話和別的了。

湯姆惠利司在蜜月後，難以安分在家中任職，含淚地忍受着看她的丈夫爲短期的商業旅行離開了家庭。不久她就坐下寫給他 封信：

親愛的，親愛的湯姆：

我有點悲傷致你使我流淚。但這眼淚僅如夏雨之迅速，霎時即可收斂了。你不久還可聽到我的歌唱呢。我與在我自己家中一樣的快樂。愛特娜彷彿是我自己的姊妹，她在此地我覺得很是愉快。當我母親未來以前，愛特娜自然是第二的伴侶了。每天叫她從墨唐夫馬奴來到此地，或

許於她有些不便。可是她說她很歡喜到此地來。

我想卡德浪的家庭在這條路上，真是十分可愛呢。你曉得愛特娜和狄克卡德浪發生了愛情嗎？現在我很幸福，自己結了婚了，我希望別人也有這良好的倖運。

啊，但是別人沒有這同樣的幸福，對不對？我有湯姆惠利司，他是我的親愛的小寶貝。誰也沒有像我一樣的丈夫。這幾日我多麼的驕傲呀！因為現在我們是互相附屬的了。我供給了你的一切，你供給我一的一切。

現在我要注意來日的事。雖說你離開很遠，但我決不能孤零的，我想你也明白吧。你去之後，我更能得到一種確實的利益：我有機會和你的母親，你的姊妹們結為良伴了。我希望她們能親密的熨貼着我。因為我們都愛湯姆小孩子的，所以大家亦自然互相連絡了。但，如果她中意的

話，我還是住在自己家裏，這樣比較到你母親那邊去更好。因為我可有點機會學習家務。

我今天晚上要煎些油煎餅。可憐的愛特娜啊！我須在她那裏學點來才行呢。這是你第一次大膽喫着我親手煎炒的東西啊。於是你自己便要懷疑起來，以為我退屈個廚司了。像我這樣的人究能在世上幹的什麼呢？我可在紐約找個賣內衣的職務嗎？還是終日隨着你在馬路上走？則我很空沒有多大的事情可做啊。

但是我倒在墨唐夫馬奴地方結識了許多朋友——卡德浪，喀佛里，紐克斯——呵，自然還有店主與那放蕩孩子們。我深信我即速就要加入閒談俱樂部 Gossip Club 與各種關於交際事務的各種議會。卡德浪夫人曾經向我提議加入『近代文學會』Modern Literature Club 他們都討論些新約中的信徒，她說這會非常的有趣。

她也說有位少年教授是非常漂亮的人——作了討論的領袖；『呵，或許不十分漂亮吧，但不過他的戀人這樣稱呼罷了。』那是卡德浪夫人所說的引號，真要使你妒忌了。但是，雖則有人這樣說他是如何的完美，究竟卻不及我自己的湯姆！

自然，我要你成個很乖的孩子，但也希望你在途上平安。我要看看能否在每個旅館中接到你一封信。但你可不必常常寫，如果你在懨倦時，或者去影戲館，或者去滑稽展覽會的時候。你不以為你已娶了個思想自由的女子，能給你各種許願嗎？我也要和愛特娜一起去到展覽會去呢。我很歡喜過度紐約城外的生活。

這是一封多麼長的信啊！我不願再寫下去，使你費了一天光陰去讀了。現在你已經有了可怕的，浪用的女人，你須在閒時幹點別的事情。

現在我們都曉得含有真正愛情的接吻了，

我們用花來作簡直的接吻，似乎太乏味了。這封信內又是一朵玫瑰，正和前一樣的乏味，你也自然懂得這意義了。噯，湯姆，你回家時大家都高興呢。只有一點憂愁。不，或許便可慢慢地消失了的。但那不能。因為我們是互相恩愛的呀！

做個乖孩子，要記得誰在家中共享你的幸福，同當你的苦難。如果你有了煩惱，就來告訴我，我可以代你分開來担任，直到消滅時為止。倘若你有快樂，請加倍的告我。『白頭偕老』，湯姆：這句話還依舊留在我耳中呢。因此我非常的快慰，雖說你一時行旅遠方。

倘若你覺得忿怒，就將我的照片取出來。想一想，我正在懣解你的壞脾氣啊。這宇宙雖則要化為灰塵，但我們仍舊互相附麗的。是永遠地，永遠地，永遠地拆不開的。我怕這封信不十分表顯出歡愉。我希望能給你些談諧的話，使你能卻

除了抑鬱苦悶。無論如何，都不要煩惱啊！我永遠吻着你的。

你的愛妻，克萊梅丁。

夫婦結婚了幾年以後，他們的談話，似乎不及少年情人時所說的一樣的會誇張了。然而他們卻不可照形式的吃了早餐之後接一個熱烈的吻一般的呆板。他們應該互相通信來恢復他們的愛情。

已成夫婦，倘無必要之事，可無須限定每日寫信。否則每天早晨祇希望接着一封信，倘一疏忽，便夠你煩惱了。而且勉強寫信是愛情的仇敵，這是要緊的，應該審量的事情呵。雖然結了婚，但倫常不可不承認，愈是不貞節的男子愈是歡喜每天很謹慎的寫封確實的信給他的女人。實則照規定的時間寫信，夫婦間的愛情並不會減少。



獨流社叢書

戀愛信作法	(世界名著)	實三角
葡萄牙尼姑情書	(世界名著)	實三角
求愛底藝術	(世界名著)	實三角
愛之傷痕	(短篇創作)	實三角
被壓迫的男性	(短篇創作)	實三角
愛的火線	(長篇創作)	實六角
一個飄泊者	(長篇創作)	實四角
中國短篇小說集	(名家傑作)	實五角
蘇俄故事集	(民間故事)	實六角
恩仇善惡	(愛情短篇)	實一角

上海北四川路三民公司印行

——藝文社叢書—— 三民公司印行

茶花女

繪圖分回

小仲馬原著
秦瘦鷗譯

實價五角

水滸

繪圖標點

施耐庵著
錢釋雲序

定價

平裝六冊 八角
精裝二冊 四角

紅樓夢

繪圖標點

曹雪芹著
錢釋雲序

定價

平裝四冊 五角
精裝三冊 四角

西名人情分一百對

言文對照

秦瘦鷗編譯

實價六角

言文對照：

秋水軒尺牘
雪鴻軒尺牘
小倉山房尺牘

定價洋九角
定價一元半
定價洋一元

新時代

白話書信大全

秦沈懷川著
定價洋一元

1930 5 10 再版
2001 — 4000 册



每册實價三角
上海北四川路底
三民公司總發行



